

艾德莱斯绸纹样题材及其与维吾尔族文化映射关系

李楠¹, 单筱秋², 张毅¹

(1.江南大学, 无锡 214122; 2.南京艺术学院, 南京 210013)

摘要: **目的** 分析维吾尔族艾德莱斯绸图案的题材类别、艺术特征和其与民族文化间的映射关系, 试图使其在当代社会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机会。**方法** 通过文献研读、田野调查、纹样复原等方法, 探究传统文化技艺, 并对新疆艾德莱斯绸的纹样题材与维吾尔族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进行归纳和总结。同时, 搜集整理部分艾德莱斯绸丝织品实物, 对其纹样种类进行系统分类, 探讨和解析艾德莱斯绸常用纹样题材的特点, 阐述典型纹样题材与维吾尔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之间的映射关系。**结论** 艾德莱斯绸纹样题材是当地维吾尔族宗教文化、地域环境、民俗寓意交融演绎而出的结果, 明确其根本联系, 有助于多视角研究该地域历史文化, 为艾德莱斯绸的艺术形式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艾德莱斯绸; 纹样题材; 维吾尔族; 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 J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0)18-0372-06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0.18.051

Theme of Aidelai Silk Pattern and Its Mapping Relation Representation to the Uyghur Culture

LI Nan¹, SHAN Xiao-qiu², ZHANG Yi¹

(1.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2.Nanjing Arts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theme categories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Uyghur Aidelai silk patterns as well as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national culture, to provide them with bette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investigation, pattern restoration, etc.,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techniques were explored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ttern theme of Aidelai silk and the Uyghur national culture was summarized. At the same time, some of Aidelai silk fabrics were collected to classify the patterns systematicall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on patterns of Aidelai silk we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to clarify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of typical pattern theme and Uyghur religious culture and folk culture. The theme of Aidelai silk pattern is the result of the blending of local Uyghur religious culture,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folklore. The definition of the fundamental connection is conducive to studyi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reg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also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rt form of Aidelai silk.

KEY WORDS: Aidelai silk; pattern theme; Uyghur; national culture

艾德莱斯绸是维吾尔族特有的民族产物, 以传统的扎经染色技艺而闻名, 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该丝织品的装饰图案民族风情浓厚, 色彩绚丽夺目, 是丝

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并于 2008 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3]。然而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飞速发展, 传统的艾德莱斯绸加工作坊急剧

收稿日期: 2020-03-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 (15AG004);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项目 (文非遗发[2017]2 号); 江苏省社科项目 (16YSB007)

作者简介: 李楠 (1992—), 女, 山西人, 江南大学硕士生, 主攻家纺服饰面料设计与文化。

通信作者: 张毅 (1967—), 男, 江苏人, 江南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家纺服饰面料设计与文化。

减少,经调查当地多数工厂已脱离手工生丝等传统加工流程,因此探究其纹样题材与内在的民族文化迫在眉睫。据现有资料来看,维吾尔族民俗民风对艾德莱斯绸纹样影响深远,其纹样种类与题材类型数目繁杂,但无论何种纹样,其外在图形和内在文化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烙印^[4]。为使传统的艾德莱斯绸更好地在当代社会传承,将搜集到的纹样分类,梳理出常用题材,进而阐释艾德莱斯绸纹样与维吾尔族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为艾德莱斯绸的艺术形式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1 艾德莱斯绸常用纹样题材及特点

艾德莱斯绸纹样题材包罗万象,种类众多,为典型的传统民族纹饰。通过走访调查发现早期(19世纪50年代前)艾德莱斯绸纹样品种极少,仅有七八种,但随着当地几代手工艺人的不断努力与创新,艾德莱斯绸纹饰已快速延展到三十多个品种,以及一百余种旁系与分系。因此,为更好地挖掘艾德莱斯绸各类常用纹样的文化内涵,将搜集到的纹样通过提取经典传统纹样的方法,在艺术设计学的基础上按照自然属性划分为以下几类经典图案。

1.1 植物类纹样

维吾尔族常年居住于沙漠绿洲,日照强,昼夜温差大,盛产香梨、无花果、葫芦、巴旦木等农作物和水果,以及向日葵、柠檬草、玫瑰等独具西域特色的野外植物。这些自然生长的植物随处可见,与艾德莱斯绸纹样的形成密切相关,成为该丝织品纹样题材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此将其分为花草类和果实类两种纹样进行阐述分析。

1.1.1 花草类

常见的艾德莱斯绸花草类纹样通常以花、叶、茎为主要塑造点。植物纹样见图1,其中,花卉类图案是一根独立的茎向上延伸的花蕊,并在两侧伴有叶片,见图1a,但织造工艺的复杂性制约了花卉图案的多变性,在艾德莱斯绸中出现频率相对较低。

叶、茎类纹样主要表现为树形纹,常采用抽象化

手法塑造,见图1b,该纹样的树冠外轮廓线条流畅,生动形象,内部以曲线为主塑造树干细节,精致灵动。此外,一些花草类植物纹样也常与几何纹样组合出现,形成新的纹样,见图1c,抽象灵活的线条将艾德莱斯绸的图形语言赋予了无限的神秘感。

1.1.2 果实类

艾德莱斯绸果实类纹样以巴旦木、石榴、梨等当地常见瓜果为主。果实类纹样见图2,其中,巴旦木纹较为常见,见图2a,通常以对称、聚散、分割、增减等艺术手法表现,塑造出具有伊斯兰教艺术特色的造型:细长拉伸的椭圆形配有一头卷翘的洛可可式卷草纹,形成高度视觉审美的图形元素^[5]。因其造型与伊斯兰教“新月”标志相似,所以被维吾尔族称为“圣果”,亦有生命、神圣的象征寓意^[6]。同时,巴旦木具有良好的药用价值和强大的经济效益,在新疆特有的植物纹样中地位独特,其经过人类主观艺术加工后,造型独特且具有辨识度,是维吾尔族生活中的主流审美图案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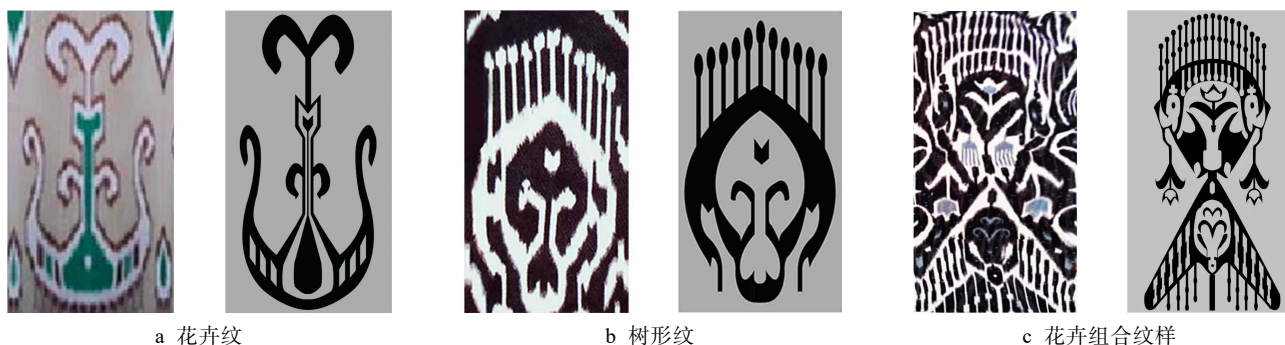
石榴纹相较巴旦木纹而言结构略显复杂,但仍是以简约的线条进行装饰的,见图2b。其在维吾尔族语言中被称为“阿娜尔”,暗喻婀娜多姿的女子。此外,石榴多籽,历来都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吉祥寓意明显,寄托了当地居民对人丁兴旺的渴望。

1.2 几何类纹样

艾德莱斯绸图案中的几何纹样以菱形、长条、椭圆、折线及正方形等为主,这些纹样在新疆地域传承已久,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此外,简洁、规整的几何图形一定程度上为扎经染色技艺的实施提供了传承动力,较为常见。几种常见的几何类纹样,见图3。

1.2.1 菱形纹

菱形纹是艾德莱斯绸纹样中的主流图案,应用广泛且频繁,常以二方连续的手法呈现。艾德莱斯绸菱形纹实物与数码复原对比,见图3a,经过现代化数码还原后的菱形纹视觉冲击力更为突出,兼具色彩与构图等多重美感,为当地居民的重要传承纹样。据史



a 花卉纹

b 树形纹

c 花卉组合纹样

图1 植物纹样
Fig.1 Plant pattern



图 2 果实类纹样
Fig.2 Fruit patte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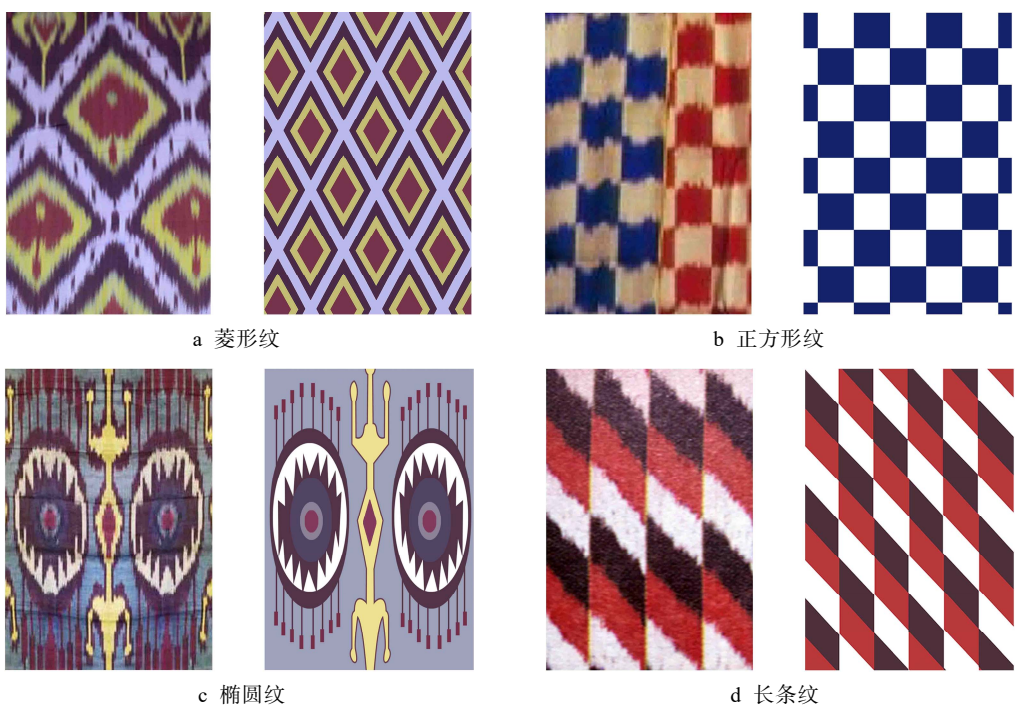


图 3 几何纹样
Fig.3 Geometric pattern

料记载，菱形纹早在青铜时代，就已被当地居民描绘于彩陶文化中，历经千年而不衰^[7]。其狭长延伸的外轮廓与艾德莱斯绸织造而出的纤细美感相辅相成，网格交叉的图案配色夺目，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

1.2.2 长条纹

长条纹在艾德莱斯绸图案排列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构架形图案呈现为主，因传统织法的局限性，艾德莱斯绸纹样以纵向延伸为主要表现形式，可填充多种元素，依次循环，见图 4，最终形成既规律又灵动的画面效果。

1.2.3 椭圆纹

椭圆纹在艾德莱斯绸图案中出现较少，一般作为主题纹样与其他点缀性元素搭配，构成完整的装饰图案，见图 3c，该纹样典雅中暗含放射性张力，圆润内敛且富有凝聚力。此外，椭圆纹样也会作为单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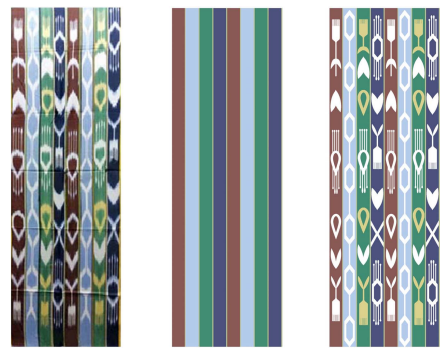


图 4 填充性长条纹
Fig.4 Filled long stripes

填充性辅助元素穿插于其他主题图案中，平和中正的造型间接提升了图案的平衡性与和谐感。

1.2.4 正方形纹

正方形纹在艾德莱斯绸纹样中，也是较为传统的

几何纹样之一,其造型与菱形纹相似,常以简单的几何线条组合构成,方正规律,同时呈经典的二方连续式构图,见图 3b,图中纹样造型简洁,色彩明暗有序,构图规律有序,具有节奏与韵律美。此外,在使用频率方面,正方形纹相对于菱形纹出现频率略低,使用范围略窄,但总体而言,其造型简洁,便于制作和大量生产,因此受到了广大人群的喜爱。

1.3 自然物象类纹样

艾德莱斯绸中的自然物象类纹样有水滴纹、火焰纹、山形纹等,这些纹样均来源于维吾尔族人民的自然环境,并以抽象、简洁的形式呈现。常见的自然物象类纹样,见图 5。

1.3.1 水滴纹

维吾尔族地处沙漠干旱地带,水是当地居民最为珍惜的自然补给,故而水滴纹逐渐成为维吾尔族最喜爱的题材之一。该纹样造型概括简洁,层次分明,辨识度高,常与飘逸的流苏纹组合搭配,规律性的二方连续手法为其增添了节奏感,见图 5a。连绵不断的水滴纹传达出当地居民对水的热爱和渴望。

1.3.2 火焰纹

火焰纹在艾德莱斯绸纹饰中常作为辅助性纹样与其他纹样组合搭配,或作为内嵌式填充性纹样。该纹样的产生与当地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不同时期的宗教传播为当地居民留下了不同的文化烙印,其中拜

火教崇奉“火”和“光明”等一切发光的物体^[8],火焰纹由此而来,流传至今。

1.3.3 山形纹

折线式的山形图案在艾德莱斯绸中也是较为常见的题材,波动式的折线上下起伏,动感十足,见图 5c。其来源与当地自然景观密不可分:维吾尔族人民将连绵起伏的高山以抽象简洁的手法模拟出来,最终形成山形纹,体现了对家乡的热爱与眷恋。

1.4 器物类纹样

艾德莱斯绸描绘的器物类纹样有民族乐器、动物角、珠宝首饰及各类生活用品,如热瓦甫琴、羊(牛)角、珠宝、流苏、木锤、梭子、木梳、栅栏等。这些纹样大多造型简洁,直观易懂,极具创意性和艺术性,间接地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民俗民风以趣味性的方式展现出来^[9],器物类纹样见图 6。

1.4.1 民族乐器

自古以来维吾尔族便能歌善舞,与其他民族文化存在一定区别,是西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吾尔族人而言,乐器有着非比寻常的神圣意义,在艾德莱斯绸中通常作为主题图案单独使用,或与其他主题图案组合循环排列。常见的乐器类纹样有热瓦甫琴、艾捷克琴、都塔尔琴、胡西塔琴等。其中,热瓦甫琴因其音色动听,外在造型装饰感强且极具辨识度,成为艾德莱斯绸题材中使用率较高的乐器之一,颇具西域风情。



a 水滴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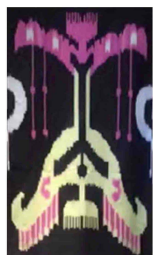


b 火焰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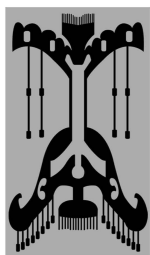


c 山形纹

图 5 自然物象纹样
Fig.5 Natural object patte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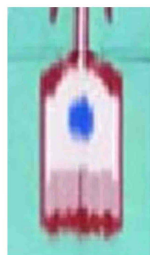
a 民族乐器



b 动物角



c 珠宝首饰



d 生活用品

图 6 器物类纹样
Fig.6 Utensil pattern

1.4.2 动物角

早期维吾尔族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马、牛、羊等动物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动物角外刚内空且不易腐烂的特性使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象征功能、装饰功能、实用功能),因而常被作为装饰纹样应用于艾德莱斯绸中,造型以几何概括为主,抽象为辅,或对称或分离,可与多种元素组合搭配,见图6b。

1.4.3 珠宝首饰

维吾尔族善歌善舞、热情奔放的民族共性决定了该民族的审美情趣,因而绚丽夺目、夸张耀眼的首饰成为当地女性偏爱的装饰风格。艾德莱斯绸中常见的珠宝首饰以流苏、耳坠、王冠及羽毛等为主,华丽的装饰图案为其增添了浓重的地域色彩。其中,流苏纹是艾德莱斯绸纹样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元素,可随意与多种纹样组合,充当辅助纹样和过渡纹样(一般不作为主体出现),装饰感浓郁。此外,流苏纹因其纵向延伸的构成形式,有易于织造工艺的实施,这也成为流苏纹广泛应用的原因之一。

1.4.4 生活用品

艾德莱斯绸生活用品题材丰富多样,主要有梭子、洗手壶、镰刀、梳子、灯具、花瓶等。其中,梭形纹和梳子纹是生活用品中最常见的两种元素。梭子作为维吾尔族织造艾德莱斯绸的重要工具,与其日夜相伴,无疑是最好的选题之一。该纹样造型抽象简洁,小而精致,常见于莎车式艾德莱斯。

梳子纹线条均匀细密,规律整齐,见图6d,常作为主题图案运用于艾德莱斯绸中,并与乐器、音箱等图案以二方连续的手法排列呈现;或作为独立性的图案与其他纹样交叉组合。此外,梳形纹也作为辅助纹样以内嵌式结构呈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洗手壶纹,该纹样宗教色彩浓重,常作为主题图案内嵌于菱形纹内,并且居于单个单元条幅中,这一题材与伊斯兰教尊崇身心洁净的信仰息息相关,是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日常生活影响的重要体现^[10]。

2 艾德莱斯绸纹样题材与维吾尔族文化的映射关系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景观独特,民风民俗别树一帜。该民族通过观察自然、体验生活,将地域风情、祥瑞心愿、宗教信仰、劳动历程等以抽象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11],加以古老的扎经染色工艺,形成了自己本民族特有的图案艺术。对艾德莱斯绸纹样题材的解读探析有利于研究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艾德莱斯绸纹样素材丰富,将其来源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宗教信仰文化

艾德莱斯绸纹样多数来源于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带有鲜明的神秘色彩。如莲花纹、正方形、三角形、火焰纹、羊角纹、洗手壶等。其中,“羊角纹”最具历史性,早期维吾尔族崇尚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12],纹饰图案以动植物纹样为主。中后期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艾德莱斯绸因其禁止偶像崇拜^[13],所以逐渐摒弃动物和人物题材,仅保留羊角纹,并将其作为早期维吾尔族先民对图腾崇拜的印记,流传至今。此外,羊也是伴随维吾尔族先民从游牧时代转向圈养时代的重要动物之一,是财富与生殖力的象征,历史久远。再例如佛教的“莲花纹”^[14],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新疆,取代了拜火教、萨满教,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因此在艾德莱斯绸纹样中可窥探出众多宗教残留的印记。10世纪左右,伊斯兰教成为维吾尔族全民的信仰,其中,维吾尔族偏爱几何纹样的美学观念无疑与伊斯兰教几何纹样“完美论”的哲学理念紧密相连,他们认为几何纹样的秩序性与节奏性区别于其他纹样,近乎完美,是一种精神境界的体验与追求。诸如此类的纹样数不胜数,但唯一可以确信的是,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对维吾尔族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其将生活方式、民风民俗等演化为艾德莱斯绸纹样,两者之间息息相关。

2.2 生活环境的地域文化

艾德莱斯绸主产于喀什、和田等地,为新疆主要桑蚕养殖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对艾德莱斯绸纹样题材有着直接的影响。其中,和田地区为我国维吾尔族的主要聚集地,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南路的交通枢纽,为重要的丝绸集散地,自开通以来不仅融合吸收了我国中原文化的艺术元素,而且受到了中亚、西亚等国家的文化影响,使艾德莱斯绸成为典型的中西丝绸纺织技艺交流的产物。其纹样题材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1)兼具东方文化与西方艺术两种风味;(2)以伊斯兰教为主流教派,又继承掺杂了基督教、佛教、祆教等其他教派的特殊纹样;(3)既有维吾尔族传统装饰图案风格,又吸收了汉、回、哈萨克等民族纹样特征,最终形成了本民族的独特民族纹样。此外,该地域高山林立,自然环境独特,因而艾德莱斯绸中常见的自然物种、天然景象多是当地居民生活环境的地域文化在艾德莱斯绸纹样中的映射,其主要涉及的有日常所见的花草果蔬、高山水流、纺锤木锯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促使维吾尔族对具有生命意义的绿植格外偏爱,心灵手巧的维吾尔族将其所见所闻以织布的手法用图形展现出来,形成了本土化、创造性的织造技艺^[15]。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纹样即为折线式的山形纹,为昆仑山、阿尔泰山、天山等众多名山的抽象化表达。此外,因地域环境的不同,和田地区与喀什地区的艾德莱斯绸纹样差异明显,前者以传统的“双花”

图案为主,粗狂奔放,这一图案的来源与当地的社会历史文化习俗密不可分^[16]。后者以梳子、羽毛、梭子等元素为主,填充于长条纹,题材的选择大多源于当地人民对织造技术的探索创新。故而,锯子、镰刀、纺锤等劳动工具在维吾尔族民众心中意义非凡,恶劣的自然环境促使该民族更加勤劳质朴,劳作工具的产生促进了维吾尔族的繁荣昌盛。

2.3 吉祥如意文化

吉祥如意类纹样题材常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如带有“圣果”称谓的巴旦木,它不仅是宗教文化的代表,而且是维吾尔族象征健康、长寿的“平安果”,在艾德莱斯绸中随处可见,传达了该民族对生命的热爱与渴盼。汉族的吉祥文化对艾德莱斯绸纹样也具有较大影响,如寓意“儿孙满堂”的石榴纹,寄托着当地居民对人丁兴旺、繁荣生活的期盼。此外,花卉象征美好、幸福,瓜果代表丰收,珠宝首饰寓意财源滚滚,这些经典的艾德莱斯绸纹样无一不映射出维吾尔族吉祥如意文化,均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共同传达出维吾尔族人民对美好事物的珍视,对祥和、富足、健康生活的向往。

3 结语

艾德莱斯绸纹样题材与维吾尔族生活习俗紧密相连,是维吾尔族生活的最直接表达,也是该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承担着维吾尔族美好愿望的传达使命,是该民族精神追求的高度浓缩,充分、直接地体现出艾德莱斯绸纹样题材与维吾尔族民族文化的映射关系。因此,艾德莱斯绸实质上成为了维吾尔族体验生活、赞美生活的精神寄托,其取材与千年沉淀的民族文化相联系,形成了绚丽斑斓的异域风情图案,世代传承。探索艾德莱斯绸纹样题材的来源与寓意,对深入了解维吾尔族历史文化有重要作用。研究经典艾德莱斯绸纹样题材与维吾尔族历史及民俗文化的映射关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梦洁. 艾德莱斯绸织造工艺在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M]. 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 2015.
ZHANG Meng-jie. The Craft of Adras Textile and Its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in Fashion Design[M]. Beij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2015.
- [2] 徐红, 杨陆萍. 艾德莱斯绸纹样设计工艺探讨[J]. 丝绸, 2015, 52(9): 37-40.
XU Hong, YANG Lu-ping. Discussions on Pattern Design Method of Aidelai Silk[J]. Journal of Silk, 2015, 52(9): 37-40.
- [3] 徐红, 瓦力斯.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新疆民间传统染缬[J]. 上海纺织科技, 2005, 33(9): 23-25.
XU Hong, WALIS. The Folk Dye Featuring Local Features in Xinjiang[J]. Shanghai Textile Science & Technology, 2005, 33(9): 23-25.
- [4] 赵敏, 李梓君, 贾志艳. 羌绣纹样题材及其与羌文化映射关系[J]. 丝绸, 2015, 52(8): 70-74.
ZHAO Min, LI Zi-jun, JIA Zhi-yan. The Theme of Qiang Ethnic Embroidery and It's Mapping Relation Representation to the Qiang Ethnic Culture[J]. Journal of Silk, 2015, 52(8): 70-74.
- [5] 闫政远. 本土化的维吾尔族装饰图案研究[J]. 装饰, 2011(3): 96-97.
YAN Zheng-yuan. Localized Uygur Decorative Patterns[J]. Zhuangshi, 2011(3): 96-97.
- [6] 徐红, 佟泽毅, 张瑜. 艾德莱斯绸的纹饰图案[J]. 丝绸, 2017, 54(5): 69-74.
XU Hong, TONG Ze-yi, ZHANG Yu. Decoration Patterns of Aidelai Silk[J]. Journal of Silk, 2017, 54(5): 69-74.
- [7] 张艳. 艾德莱斯绸图案在室内纺织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 杭州: 浙江理工大学, 2015.
ZHANG Yan. Application of Adlai Silk Pattern in Interior Textile Design[D]. Hangzhou: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2015.
- [8] 阿合买提江·艾海提. 西域拜火习俗的文化理解[J]. 西域研究, 2011(3): 95-101.
AI HAITI A-Hemai-Tijiang.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ship Customs in the Western Regions[J]. The Western Regions Studies, 2011(3): 95-101.
- [9] 徐红, 单小红, 刘红. 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化石——艾德莱斯绸[J]. 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24(3): 365-368.
XU Hong, SHAN Xiao-hong, LIU Hong. The Live Fossil Multicultural Syncretizing on Silk Road: Aidelaishi Silk[J].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07, 24(3): 365-368.
- [10] 崔洪. 浅谈伊斯兰图案纹饰艺术的渊源[J]. 商, 2013(13): 355.
CUI Hong. On the Origin of Islamic Patterns and Decorative Art[J]. Shang, 2013(13): 355.
- [11] 张越, 姚宝. 新疆民族神话故事[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9.
ZHANG Yue, YAO Bao. The Story of Xinjiang National Mythology[M]. Urumqi: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12] 苏鲁格. 再论蒙古突厥之图腾崇拜——兼与那木吉拉商榷[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6(4): 34-37.
SURUIG. On the Totem Worship of Mongolia and Turkicisms: A Discussion with Namujila[J].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2006(4): 34-37.
- [13] 王慧. 伊斯兰的装饰纹样[J]. 创意与设计, 2013(4): 11-14.
WANG Hui. Islamic Decorative Patterns[J]. Creation and Design, 2013(4): 11-14.
- [14] 艾尔西丁·若孜, 梁惠娥. 论形成维吾尔族传统服饰植物纹样的诸多因素[J]. 艺术百家, 2011, 27(S1): 136-138.
AIERXIDINNG Ruo-zi, LIANG Hui-e.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atterns of Uygur Traditional Costumes and Plants[J].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2011, 27(S1): 136-138.
- [15] 钱小萍. 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QIAN Xiao-pi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rafts: Silk Weaving[M].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05.
- [16] 侯世新, 王博. 和田艾德莱斯[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
HOU Shi-xin, WANG Bo. Hotan Adelaide[M]. Suzhou: Suzhou University Press, 2011.